

## 文藝別用

梅 藹

時常有讀者寫信來，要求介紹一些文藝入門書或是問一些研究文藝應該如何着手等問題，我看到這些來信時，總覺得心頭有一陣隱痛，如果用「新文藝」的句法寫起來，自然是一條蛇噬樣的痛苦」，因為我明知這樣富於幻想的青年可以幹一點更有用的事，無論於己或是於人，可是他們偏想寫文藝，做作家。

文藝當然也並不是沒有用，可是有用的東西多着，而且都比文藝更有用得着，也更亟需人們去致力，可是那些青年不明瞭，以為文藝可以給自己創造另一個世界，美化的，傳奇的，把現實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。

我們在上面說過，文藝也有它的用處，但是它的用處總不脫裝飾，你不要以為裝飾兩字是惡意的，裝飾的重要，我想任何文明人都充分懂得。不過裝飾有時會給人誤用，例如「寇丹」原應該給美人兒塗指甲的，可是弄狗的人，偏拉別人的「寇丹」來塗在狗爪上了，以為別人見了，亦必有「玉指纖纖」之感，因此就替這狗取上一個「美人狗」的佳名。狗雖然充

了美人，可是真懂得「寇丹」用途的人，却覺得實在糟塌了「寇丹」。

你不見那些硬拉「文藝」來裝飾狗爪的商人嗎？好一個漂亮的名字——「文藝咖啡」。喝咖啡本來似涉有閒，還可以作爲攻擊人的資料，可是加上新鮮的「文藝」兩字，却似乎一點也不「有閒」，而且很「有爲」了。你想，埋身在沙發裏，在淡淡的壁燈光下，如果再有個把女朋友的話，這情景不早就够「文藝化」？如果懶懶的躲在咖啡杯後，悠閒地翻着高爾基的小說，可不是既「風雅」，又「前進」？我幾乎要勸告那些寫信來問「文藝門徑」的青年們，先去喝了咖啡再說！

可是如果那些青年真的去喝咖啡，那會使他們失望的，因爲咖啡館和馬路祇隔得一堵牆，馬路上的嘈雜還聽得到，如果你的耳朵還不够遲鈍的話，當然還有窗，從窗裏看到咖啡店以外的世界，也一樣清楚。

文藝畢竟還有一點用處的，不過有用處的文藝便決不是那種「傳統」的文藝，「傳統」的文藝，正像傳統的商人們給「咖啡」冠上「文藝」一樣；那是一種欺人的裝飾，可阻咒的，也是可鄙夷的。

## 從「擱筆」說起

梅 藹

前天在某報上看到「江棟良不再作漫畫」的消息，原因是他認為漫畫不受人重視，因此憤而擱筆。這事在某一些人看來，也許平凡而又平凡，決沒有「女招待情殺」或「電影明星離婚」那樣够新鮮刺激，譬如我看到這消息，告訴A君時，他便這樣回答：「他不作漫畫，我們難道不吃飯了？」不過在我，却很有一種悲愴的感覺，有點像看到一個從火線上受了傷退下來的跛足兵士一樣。

我常常把漫畫比做肉搏時文化陣地上的刺刀的，一幅好的漫畫，其力量要比一篇改良什麼或是建議什麼的煌煌巨著強得多，因為前者是刺刀，是文化陣地短兵相接時唯一的武器，而目前反文化的逆流沸沸揚揚，正是我們該短兵相接的時候！可是我們偏看到另一位兵士退下來了，寂寞地退下來了，而且旁觀的人不願瞥視一下，祇想着「這與我們的吃飯又有什麼相干」一類的問題，真使人感喟！

從「擱筆」說起

我和江先生個人談不到私交，祇爲畫稿略有職務上的來往，我祇知道江先生是「畫漫畫的」，正和我們「寫文章的」一樣，是動聽的「文化人」，不過在目前，似乎文章比漫畫的出路略爲寬闊一點，因爲出版家的腦子裏總是橫着一個「鉅版」問題，刊登漫畫，似乎是最不合算的事，因此在這最需要漫畫的時代，我們却看不到漫畫！

爲了江先生這次退下來，我又感到十二分的慚愧，有一次他在電話裏說，願意替我作幾幅漫畫，我急忙接上去：『不要有一問題』的！現在很難。』我幾乎有一點二五的口吻。我們還要什麼文化？如果我們要看的文化的「另一姿態」，我們眼前儘多的是！如果我們還想到文化本身，那我們只有感到寂寞，甚至「無言」，雖然我們的耳邊偶而也有一些嗡嗡之聲，但是我們張開眼一看，那末除了消遣文化，幫閒文化以外，大約只有「喝采文化」了吧！自然，各式八股是有的，「新西遊記」是有的，連在我們腦海裏早已褪了色的影子也跳出來，在寫「新秋海棠」！

我並不在捧江君，我不過是把他作爲一個抽象的漫畫作家看，換句話說，我只看到「漫畫作家」。這雖然並不重要，却也得聲明，因爲着眼於個人是沒有意義的，我們祇論事！